



部
書
A+



特
リ伊8
1.735
76



特
1735
76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氏雷同開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事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羣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羣為皇

文古同

太子琨爲孝詹事二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
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
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
中書郎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
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
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
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
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于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
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
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呂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
安以勲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

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
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
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
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
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
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
耕牛旣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
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
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
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
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
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

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耨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于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犍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

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穀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

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

駑下丘山之覺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縑總齊六軍勦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

虞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舍
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
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
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
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
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
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
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
臣子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
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
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

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
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
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
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
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
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
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平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
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
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
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
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
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炎一作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

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從飛狐入
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
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
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
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荅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
猥當隆極此孤之至一作志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弈世之寵極人臣
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
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
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喁血載書檄諸方
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眾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
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
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

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眾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
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
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
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
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將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
恥若見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一本多而字忘義也匹磾雅重
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
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
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
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
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

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
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
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
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
朱實墮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一作車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
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
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
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旣忠於晉室素有
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

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
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
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
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
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
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
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
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
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
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
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鑿輿反駕奉迎
之勲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

晉書六十一
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
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夷撫和戎
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朴苟懷宴
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
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墮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
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
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
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
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
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忘身於燕薊
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
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

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
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
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
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
敕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
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
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
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
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
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
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
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

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蹕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躪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

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獻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

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温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

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萼萼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禮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

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苟晞爲兗州
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
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
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
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
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旣鎮鄴以輿爲征虜將
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
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
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一作膠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旣總錄以輿爲上佐
賓客滿筵文案盈機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
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欸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

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
延等皆輿論一作謀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
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
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
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

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闕襲爵太傅東
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
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
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
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
於邵續段鸞騎救之季龍走隨鸞屯厭次被害弟胤爲琨引一作領

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
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
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
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
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遵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
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
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
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一作親族以是重
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
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

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
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
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辟齊
王問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
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
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
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
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
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
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
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尉問之曰比復南

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逞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

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旣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

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旣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一本多桃字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

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巳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琅一作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巳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

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

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

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一作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

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

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旦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蹠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閭雜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

后流亡遞縈居舜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跣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
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威能自致三鉉
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
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囹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蹶汾晉弊闊獯
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竒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
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終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終

晉書六十三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
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又
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
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
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
以續子又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旣破浚遣又還招
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又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薊
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

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

又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鳩救續文鳩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鳩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鳩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鳩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疑丞相侵掠疑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鳩屯濟南黃巾因以逼疑疑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

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旣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勲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

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鴟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齒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塲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塲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無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擄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叅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郤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

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咎相鄭惡烏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敎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旣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

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侯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无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卒衆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

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安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忿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

於劉曜遣叅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晉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遣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忿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一作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

誦及叅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

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卽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鳩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鳩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旣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

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
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鳩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
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
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侯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
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
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爲然引軍而還匹
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一作自薊奔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
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
人自立爲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
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
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

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
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
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鳩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
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鳩以其親兵數
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鳩登城臨見欲出擊
之匹磾不許文鳩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
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
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
天下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鳩罵曰汝爲寇虐久應
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
戰槩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韜前捉文鳩文
鳩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

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實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鴟亦遇鴟而字多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

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卽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諒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爲雍州小史河間王顥敗亂之後一作際以爲武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一作咸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

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

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旣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

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忿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叅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

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郟鑿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一作賢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叅佐張滿等輕默俛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

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
煥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
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
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
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旣懷恨便率其徒侯旦門開襲胤
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
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取出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
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
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胤故府招栢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
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栢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
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于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
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日率

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
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
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
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卽斬于
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
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
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
明憤志世龍挫劔惜其寡弱功虧一篑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
拔迹危亡叅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
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
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

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殫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終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西川忠厚
氏蘭開甫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日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旣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

嗣懷帝崩鄴入篡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旣有篡一作逆志允陰知之稱疾

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鬪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

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旣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誅禮追贈司徒罔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二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

除

清河康王暹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暹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暹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暹不能禁爲世所尤末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單籥銓端單嗣立及沖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單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單外祖恢世

載名德單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單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單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脇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單復爲清河王初單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歛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單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單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侯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單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單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

荀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官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悅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卽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怛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卽尊位徙奕爲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旣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領祕書監穆帝卽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卽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修己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璉散騎常侍璉以梁王隨晞晞旣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踰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
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
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皇極尅已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
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踰三子綜璿遵以遵嗣追
贈綜給事中璿散騎郎十二年追復踰武陵國綜璿各復其官璿
還繼梁國

梁王璿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踰俱廢薨子穌
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
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
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
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
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
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問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
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
及踰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
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
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
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
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
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
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
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

八音書六十四
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

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節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鬘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栢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旣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甗以壺甗爲差則祝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減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

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

卽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卽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幸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玄孫珣之爲後珣之爲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叅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

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

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且爽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姑一作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美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侯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

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誠齋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剋獎

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表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叅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債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

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爽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重亂時穀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稚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

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于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寤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寤卽王恭仙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

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溫詳

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
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
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
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
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
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
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旣而道
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
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謙桓以下諸貴
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
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
堪命天下苦之矣旣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

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
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
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
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
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
陽覆没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
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旣錄百
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
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
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
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

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旣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戕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天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旣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居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

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佐僚文武卽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於

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桴椽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析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

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未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樞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諡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修之復爲嗣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晉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大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

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
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
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華一作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
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沈淪於
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
賢任惟元輔眈荒翹葉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
始則彞倫攸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艸之年受棟梁之寄專
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克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
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
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懷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
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 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
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西川宅鳳尊
氏圖南南市

晉書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西川宅鳳尊
氏圖南南市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蒼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
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
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卽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爲東閣祭
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
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
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
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
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
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

月上帝親觀襖乘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晉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

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晉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饗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卽位

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栢彞初過江見
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
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
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
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
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
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
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
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
禮洽通彞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
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

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
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
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
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樸之業著浮
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
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
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
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
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
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
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

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
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
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饗餐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綏
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
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
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
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
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
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
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旣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
天誅臣劄議征討調舉羊鑒鑿閭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

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
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
置吏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季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
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
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
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
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
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
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
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
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

晉書六十五
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
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
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
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
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
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卽位導受遺詔
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
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
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
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
劔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

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
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
旣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
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
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
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
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
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
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
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
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
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

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
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
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
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
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
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
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
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
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
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猶深遠勲格四海翼亮
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
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

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
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
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
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
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
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
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
旦仰思唐虞登庸雋乂申命群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
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
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
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

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
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
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
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
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
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
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
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
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
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
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祔之禮

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
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
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
悽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管我中宗肅祖之
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右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
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禱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
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
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冲人遭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
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
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
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諡曰文

獻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頴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劬蒼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邨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篋歛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

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卽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旣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棋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

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管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旣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温掾俱爲温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温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旣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

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册諡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疆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珣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珣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卽於別室與沙一作法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

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珣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叅軍襲爵武邑侯早卒無子以弟劬子謚爲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謚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劔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竒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

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湛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謚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賤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劔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冲表請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廡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廡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廡卽墨經合衆誅殺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廡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歿恭罷兵符廡去職廡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廡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廡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
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
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
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
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
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
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
成豈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
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
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
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

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輿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
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
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
呂虔之贈刀謚乃隤聲慙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
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
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
 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
 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
 是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
 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
 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
 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叅軍蒯恒為義
 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

西川毛鳳蘭氏甫印

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卽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奸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颯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卽梟其首奔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

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雋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廼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周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恒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

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
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
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
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
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
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
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
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
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
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
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

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
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其
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
云齊中酒聽事酒猥一作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
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
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
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
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
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
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
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
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

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顥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顥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顥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

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闕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旣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

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名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孫弟興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

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卽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虚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尙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

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旣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

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顓爲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

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
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
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侗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
重殺傷甚衆遣叅軍王貢告捷于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
矣伯仁方入境便爲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
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卽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
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侗等
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
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
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
朱侗於沔口侃欲退入涇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
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爲所敗賊鉤侃所乘艦

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侗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
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
先驅擊杜弼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
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
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
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弼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
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
危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
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弼懼來經一作還夏口未經信
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卽迴軍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
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
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

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叅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蠻乖離西岨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改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弈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

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畱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畱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叅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叅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

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
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
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
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
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
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
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
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
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
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
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
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
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
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
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
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
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
鞭朴曰樛菹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
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
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叅倍若非理得之則
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
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一作田而戲賊人稻

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爲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卽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

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叅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

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叅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旣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名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爲叅軍范逵子珣爲湘東太守辟劉弘會孫安爲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愴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

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
違已勒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
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爲犬馬之齒
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
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
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
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雋司徒導鑒
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
詳明器用周時卽陛下之周名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
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
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檠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
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

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
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
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
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
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
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
遺令葬國南一作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
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
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
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
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性纖密好
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拖一作盜官柳植之於巴

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拖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爲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

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世所重如此然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闡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爲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旣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宋受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閭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名王官聚之軍府故事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

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
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
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
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

臻弟興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
中彼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弼為侃
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興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
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興及侃與杜弼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
船艦軍中失色興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眾

將焚侃輜重興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
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弼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
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為九州輔相玄功咨于
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闔外總頒條之
務禮縉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
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系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
縮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
登善窮擢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
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稜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
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
隕落之間比肩髦雋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

靜析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
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
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
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旗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
肅長沙勤王擁旆戎場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繫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終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晉書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愴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
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
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庚
斂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
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
之請為叅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
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
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
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

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一作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

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鞞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

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墮故有庇人之大德必
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
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且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
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
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
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
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間
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
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
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
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
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

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
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
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
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
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
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
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
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
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
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
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
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違晏處

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
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
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
于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
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
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
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
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
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
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
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
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

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
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
開荒雖一年之後卽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
事爲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
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
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上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
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
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旣可
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籍
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旣上黷至敬下費
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
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

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
七日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
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壹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
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于荆楚又以西
夏爲虞故使嶠爲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
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
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
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
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
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
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

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
屯尋陽遣督護王愨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
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
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
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
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
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
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
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愨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
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
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
其魄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

次湓口卽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
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
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
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
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
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
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
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
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
蘭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
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
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

列名拜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
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卽於戰陣俘殺賊千
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卽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
性褊阨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
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
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
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
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
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
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
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

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
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
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
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
康建安晉安三郡軍竝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
進耳仁公今名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
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
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辰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
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
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
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
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

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
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
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
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
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旣緩復召兵還人心
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
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
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
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
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
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
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

嶠又於四望礮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于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畱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

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尙書遣間使宣旨竝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哀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

無以奪朝議將畱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

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爲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于聖世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旣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于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旣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

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試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惜

惜子超

惜弟曇

鑒叔父隆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女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才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于鑒鑒不許至是實於午營來省鑒疾旣而卿鑒鑒謂實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

實大慙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於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旣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卽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

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
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
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
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
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繫身北面義同在
三豈可偷生屈節覩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
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
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邈道微儒雅之士
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
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
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
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

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
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
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
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
從之鑒以尙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温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
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
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
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
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
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
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
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

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壺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迸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旣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

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楊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

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徽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與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會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

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冲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劬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竝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

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竝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謙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頌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

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

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
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叅軍短主簿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情在北府
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情居之而情
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
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卽轉情
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
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
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
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于溫曰清水入河
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
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

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
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
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
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
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
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
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
旣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
超曰明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
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旣素
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
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

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情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情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情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情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

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雋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楊尹劉毅鎮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齊郎苟羨有疾朝廷以曇爲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

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

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爲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一作都督隴上軍時魏武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於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竝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旣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名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鑿爲趙王椽，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

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畱王遂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遂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遂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旣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尙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狹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祗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

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摘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情克負荷超慙雅正

晉書六十七

列傳二十七終

西川中鳳園
氏蘭南甫

晉書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西川中鳳園
氏蘭南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

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罔
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
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
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
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罔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
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
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
及罔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又爲驃
騎復以榮爲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
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畱及帝西遷
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
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楊州刺史劉機丹

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桀有孫氏鼎峙
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
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
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
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
功勲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
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蒂芥之恨塞讒
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
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
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
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
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

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
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岬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
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
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
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
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曰昔文
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
一沐三握一作捉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
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
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
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
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

廣延雋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
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
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
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
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
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
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
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
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
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
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
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

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
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
叅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
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
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
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
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
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
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彊非
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一作明主功
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
績幽明王教所崇况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
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
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
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
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
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
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今名一致然夏人
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
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
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

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適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不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

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園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

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傳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公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族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

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羲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綱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

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綱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言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
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
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
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
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
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
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
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旣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
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
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
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
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

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
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
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
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
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
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
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
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
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旣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
至若列宿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
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
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

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燹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趨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

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疆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

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
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什之日得以藉尸時
銓俊又使官脩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
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
所侵逼膽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
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杆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
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
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
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
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闈出內
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
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

陳瞻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
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
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
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
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
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
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
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
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
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
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
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

晉書六十八
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

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力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胤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爲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

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期待
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
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久
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
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
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
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
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
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
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
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楊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
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

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
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
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
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
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
海王越命爲叅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
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遣之書曰夫百行不
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序隨
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
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
馳拯世燭之武乘縶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
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殮服玄風景

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簞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顛顛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叅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則一作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闔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

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耳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疆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

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
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
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
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
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
履信思順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
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
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
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
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
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

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一作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
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
也下世旣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
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
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
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
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
八此盡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
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
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
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
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

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一作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廟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

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荅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敘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

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諡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竒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遣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竒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

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二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滌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于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仕吳爲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

平爲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竒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楊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煢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卽丘子體道高邈勲德兼

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旣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搏風矯

翼

漢書卷六十八

漢書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終

馬川屯圖書

